

火中凤凰

洪 建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火 中 凤 凰

洪 洋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9年·武汉

火 中 凤 凰

洪 洋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耗 $\frac{1}{32}$ · 3 $\frac{9}{16}$ 印张 · 72,000字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300

统一书号：T10106·331

定 价：(8) 0.3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特写和短篇小说集，包括九篇作品，基本上都是作者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创作。其中除“红军团长当农民”和“女双镢犁手”是描写农村先进人物的外，其余七篇作品，全都是歌颂工厂和桥梁工地上的先进人物的作品。

“红军团长当农民”，描写红军老团长方和明同志，怎样克服困难回乡参加生产当农民，领导大家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两道浓眉”，是写武汉八大红旗手之一的马学礼同志发扬了敢想、敢干的精神，大胆从事技术革命的故事；“火中凤凰”，突出而生动地描写了青年工人方光耀在大跃进中的冲天干劲和在抢救出铁炉时，勇于自我牺牲的临危不惧精神。在作者笔下刻划出来的这群先进人物，都是我们的旗帜和榜样，可以给予我们无限的鼓舞和力量。

其他几篇作品，也都通过具体的描述，充分表现了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姿态和紧张、热烈、愉快的劳动情景。

目 录

红军团长当农民.....	1
女双镢犁手.....	23
夏夜.....	38
在高空.....	44
工地一队长.....	56
两道浓眉.....	69
车床高产田.....	76
青春好.....	88
火中凤凰.....	104

紅軍团长当农民

故事的开头

冬月里。河水干涸了。树木挺着突兀的枯枝；站在沉睡的山崗上；远处大别山的层层峰巒，也悄悄地隐在云雾里。

这是大自然的冬景。人们的生活却恰好相反。

这些日子，在紅安县里，人人的心都象六月天的太阳，热烘烘的。滿眼是青枝綠叶：粮油畝，花果山，蚕吐絲，蜂釀蜜，魚滿塘，猪滿圈，牛羊成群，鷄鴨滿埕……。

紅安县城里，正在举行四千人的生产跃进誓师大会。决心書、挑战書象蜂群飞进大会場。它們来自田埂上、村舍里、积肥堆上。这哪里是决心書？就是一首一首的詩篇，最生动的詩！最激动人心的詩！

会上涌现了大批的模范。其中有一个方和明，是紅軍的老团长，革命胜利后当了农民，人称“模范中的模范”，轟动一时。有位殘廢軍人徐士清，过去有些居功驕傲，这几天逢人便說：

“我并没有功劳，比起方团长来，人家过的桥比我走的路

还多!”

柳林乡十六个复員軍人，听了方和明的事迹，个个爭着說：“方团长参加革命二十多年，还参加农业劳动，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产劳动？”

方和明那个农业社社長說：“我們有了方和明，农业社就会永远巩固！不会垮台！”

会場牆上的大紅紙，更把方和明写进詩篇里。現引两首为証：

生产跃进誓师会
县委書記报告詳
各地經驗齐介紹
出現不少典型乡
光荣大媽把話講
团长和明志气昂
艰苦深入加勁干
情緒飽滿战一場

另外一首，更其雄壯。請听：

学大媽，效和明，兴师动众和困难搏斗！
赶先进，創幸福，前呼后拥向田野进军！
有信心，有决心，保証亩产油粮双千斤！

这方和明究竟是怎样个人呢？

夹被还乡

一九四九年秋天。大别山下一片金黄。这天中午，在盘蛇般的山路上，走过来一个人。矮个子，四十上下的年纪，身上披一件旧军棉袄，背上背一床夹被子，露出个瓦灰色的被面。只见他一边走，一边喘气，还一边用手挥着额上黄豆大的汗珠。说天气热吧？伏天早已过去，路上伙们都穿上了夹衣。说太累吧？这山路并不陡峭，他又是劳动人模样，背上两三重一床夹被，又算得么事！

还有一桩奇事：他愈走愈慢，好象抬不起腿来，走到一个山坳旁边，竟干脆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了。

他是谁？他就是红军老团长方和明！

他为什么喘气、流汗？为什么坐在石头上？因为他心里太激动。

一阵西风吹过，田里的稻谷纷纷点头。方和明望着在风里晃动的饱满的谷穗，心口突然砰碰乱跳起来。呵！二十年前，不也是这个时候？苏维埃政府敲锣打鼓，送他去参加工农红军……

于是，一刹那间，他好象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苏维埃的红旗招展，锣鼓齐鸣，火炮翻天。远处在杀猪宰羊，近处妇联把鸡蛋装满了一袋袋。他握着乡苏维埃主席方宝山的手，对欢送的人们说：

“你们这样热烈欢送，我一句话也没说的，我们一定在前方努力干。什么时候革命成功，什么时候见面！……”。

这时，山坳里出来个人，担了一担早谷。方和明赶紧站起来，迎上去問道：

“請問：有个叫方宝山的老头还在吧？”

那人歇下担子，詫异地望着他，也不答他的話。半天，才反問道：

“你怎么認識他？”

这会儿，方和明早把那人端詳了好几遍。看他三十左右的年紀，长长臉；似乎有点面熟，却記不清是哪一家的孩子了。二十年啦！孩子都生孩子了。方和明笑了笑，答道：“他是乡苏維埃的老主席，我参加紅軍，是他介紹的。”那人“哦”了一声，也笑了笑，說：

“剛从部队上下来？”

方和明答道：“没什么！身上帶了几处伤，回来参加生产的。方宝山还在嗎？”

那人指着对面山脚的一个塆子，說：

“在！在！胡子好长了，就住在槐树下那間土屋里。”他一边說，一边打量着方和明。他望着方和明背上那床薄薄的夹被，眼光里流露出怜悯与驚訝。担起籬筐，順嘴溜出了一句話：

“唉！俗話說‘衣錦还乡’，出去了二十年哩……”

方和明正扭头要走，一听这話，怔住了。他想要給那人說几句話，那人已揚长而去。他抖了抖旧軍袄上的灰尘，把鈕扣旁边漏出来的一块破棉花塞进去，自个儿笑了笑，就往方宝山家去了。

方和明一望見方宝山，搶上前去双手捧着他的右手，紧

紧地握住不放；方宝山也是喜欢得老泪纵横。两位老战友见面，真是感慨千端，情怀万种，一言难尽。方和明喝了一杯茶，定下神来，对方宝山说：

“兄弟！我是清清楚楚出去，也是清清楚楚回来的。”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方宝山；“你看，这是我的转建证明书！你是老主席，是你介绍我参军的。现在全国解放了，国家又介绍我回乡生产！”

方宝山抚摸着那块纸上一个方形的红色大印，用钦敬的眼光望着方和明说：

“和明！照信上看，你的伤不轻呵！怎么不好好休养几年呢？”

“组织上是劝我在延安休养。”方和明顿了一下，说：“好兄弟！我怎能让我党和国家白白养活？回到家里，多少总能劳动点！”

方宝山又问：“这次从延安回来，给家里带点钱呵衣裳的没有？”

方和明扭过头，指点着靠在墙角的那卷薄行李，意味深长地笑着说：“我这是‘夹被还乡’呢！”方宝山不知道底细，不知道这“夹被还乡”四个字，是从方才路上听到的“衣锦还乡”激出来的，也就没理会方和明笑里所含的深意，继续关切地说：

“和明！你是当过团长的人，眼下家里又困难……。”

方和明听见这“团长”二字，即刻打断了方宝山的话，严

* 老苏维埃时代，革命同志间常以兄弟相称。

肃地说：“兄弟！今后千万莫提团长团长的！红安刚解放，新干部很多，群众觉悟不高，我们处处要做个榜样。家里的困难，我自有办法解决！”说到这里，他忽然“哦”了一声，好象记起一件重要事情似的说：“进门这么久，忘了问问家里的情形。你说我家里人都还在吧？”

方宝山叹了口气，用手捏着花白的胡须，慢慢地说：

“你小弟，刚死去不久，尸首还停在塋子后边的竹林里。没有钱安葬。留下四个儿女，两个大点的女子，给人做了童养媳……。”

方和明打断了他的话，急切地问：

“我的老父亲呢？”

方宝山说：“老父亲倒还在！得了肺病，只能吃，不能动。家里全靠你弟媳一人撑着。唉！她真是个好贤德妇人，又能劳动！”

方和明听着，一会儿皱起眉头，一会儿又松开来。他坐立不安，提起墙角的行李卷，辞别了方宝山，就奔向自己家里去了。

方和明回到家里，一切果然象方宝山说的那样。他心上第一件事情，是要把两个做童养媳的侄女接回来。他想，革命胜利了，生活再苦些，也可以忍受，可是人应该过一种自由、平等的生活。因此，从他回家的第一天起，他一想起两个侄女的命运，心里就象刀子绞，又觉得自己对这些孩子有罪。

这天早晨，方和明正准备去接侄女回家，哪晓得两个侄

女，大的牵着小的，自己跑回来了。她們一进门，就投在娘怀里，痛哭起来。

方和明坐在一旁的竹椅上，看那大侄女，也不过十一二岁，身上披一件旧夹袄，已变成了破布巾子。小的则只有六七岁，一双手粗糙得跟大人一样，长满了茧子和被茅柴划破的血印。方和明看着、听着，眼睛也变得模糊起来了……。

大侄女哭了一阵，抽抽噎噎地对娘说：

“我听塆里人说伯伯回来了，就到高家塆把妹妹接着，一齐回家来……。我们留在家里，好吧？”

娘擦干了眼泪，把她们扶起来，对着方和明，叫她们喊伯伯。大侄女望着方和明，羞答答地喊了声“伯伯”，就把头低下了。小侄女则又倒在娘怀里，哭着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家里！”

娘也跟着哭起来。一边说：“留下？留下吃什么？”

这时，方和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哪里也不用去了！讨米在一起，也热闹些！”

他这一声喊，把大家都怔住了。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时，大侄儿俊京背了一捆茅柴，进来对方和明说：“伯伯！区里送来了五百斤大米的条子，说是给您的安家费。”

方和明接过侄儿手里的纸条，沉思了一下，说：

“这五百斤大米，就是我们七口人的粮食。我们要省着吃，把主粮留到春天。”

这时，坐在屋角里，半天没有开口的老父亲，咳了一声，说：“那么，今年冬天吃什么呢？”

方和明反问道：“爷！记得小时候，冬天常到塘里克菱角

吃，这如今还有菱角嗎？”

老父亲說：“有倒是有！要想到口真是个苦事！”

方和明开朗地笑了。“苦？算得了什么！”他轉身对侄儿說：“俊京！明天到集上去，把这大米卖它几十斤，买点麻线回来，扎菱角把子……。”

几个小侄女，臉上也露出了微笑。

和困难搏斗

冬天来了。山的顏色，由青轉黃。河流拋露出大片白色的沙底，北风把沙土，吹得漫天飞揚。

方和明揉了揉被灰尘蒙住的眼睛，用勁地拖着粗粗的撈繩。繩子上的菱角把子，在塘里来回蠕動，塘底涌起一股股黃浊的泥水。对岸，俊京和他的两个妹妹，執着撈繩的另一端，艰难地拖着。

北风吹到皮肤上，象刀子刮一样。繩子結了冰，比生鉄还硬。方和明手上裂开了几条血口子，汗水滴在衣襟上，也凝成了冰条。一双脚浸在冰水里，象站在刀尖上一样。由于用力过度，他胸前的伤口，又隱隱发痛起来。方和明咬紧牙齿，忍住了一切痛苦，笑着向对岸說：

“伙們！冷不冷呵？”

俊京和两个妹妹，好久就蹙起眉头了，听見伯伯的笑声，勉強地回答道：

“不冷！不冷！”

俊京打趣地說：“冷？总比当童养媳好！”把两个妹妹逗笑

了。

又撈了两把子，天忽然飄起雪來了。這時，一個人提着一籃子酒菜走過，看到他們的情形，驚異地說：“這樣的大雪天，還回去歇一歇！”

方和明一看，正是去年回家路上碰見的那人，以後打聽到他名叫陳明生，住在山腳陳家崗墻里，是個富裕中農。這時，陳明生也認出了方和明，更其詫異地說：

“老方啊！你革命二十年，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沒有功勞有苦勞！找政府救濟一下吧！”

方和明拂去了身上的雪花，從容地說：“我們的國家很大，困難很多！一個找政府，兩個找政府，都去找政府，政府哪來的錢救濟？”他抖動手里的撈繩，一邊用勁拖着，一邊說：“你看，我們自己不也可以解決困難嗎？”陳明生搖了搖頭，嘆口氣，覺得很沒趣，縮著頭往陳家崗去了。侄子們望着他的背影，笑了一陣。

天擦黑的時候。他們担著籬筐、撈繩回來了。自從弟媳死后，爷爷又不能動，家務事也要方和明自己動手。他把菱角、紅苕、野菜、大米摻起來，做了一頓飯，讓大家吃得飽飽的。

夜里，他破例地劈了两块柴，燒起火來，讓大家圍着火坐着，計劃一下全家的生活。

侄子們都說生活太苦了。方和明說：

“照現在農村富裕人家看，我們過得是苦。要照我看呢，過草地的時候，每人每天四兩炒面，那時整天跑路，時刻都要應付敵情。炒面吃完了，有時連皮帶也吃不上……。”火光

照紅了孩子們的臉。他們都睜大了眼睛，望着這熟悉而又陌生的親人。

方和明講了許多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苦情形，然後，用顫動的聲音說：“伢們！革命勝利是不容易得來的，我們享福的時候要朝後看，別忘本！吃苦的時候要朝前看，看遠景！”說到這裡，他興奮地站起來：“哼！再過幾年看看，我們的生計一定要變樣！”

侄子們的心都燃燒起來了，要求伯伯再講些紅軍長征的故事。方和明說：

“以後的日子長得很，慢慢講吧！你們去睡覺，早晨晚點起來，我給你們燒飯。從明天起，下雪的日子，不做重活，我們一天只吃兩頓扁担飯。行不行？”

“行！”侄子們一致地回答。

到了春天，方和明的家鄉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工作組進鄉以後，一下子就找到了他。

一個多月了，群眾始終發動不起來。鄉里的當權派大地主王完成，慣會對農民布施小恩小惠，迷惑了群眾的眼睛。工作組很焦急。方和明一方面串連扎根，一方面在群眾會上宣傳演講。

這時，方和明家庭的生活，是更加困難了。曾經有一個星期，煮飯沒用過筲箕，可是，方和明出門的時候，總是挺着胸脯，雄糾糾地，人家也不知道他是吃的干飯，還是稀飯？

在鬥爭王完成的前夕，他又到了貧農王德康家裏。王德康是村里最窮最苦的一戶。他和王完成是本家，顧慮很大。

方和明对他說：

“我們这是个老根据地。革命革了几十年，現在革命胜利了，掌握了政权，不积极起来消灭地主阶级，革命不是革轉去了嗎？”

王德康望着方和明，嘴巴动了动，沒說出話来。

方和明甩了下手說：“革命就是为了土地！我們一定要把土地拿回来！”

……他們談到深夜，直到王德康臉上露出了笑容，方和明才起身告辞。

出了門，方和明又扭回头来，故意問道：

“怎么样？敢不敢斗？”

王德康說：“斗吧！”

方和明笑着說：“那你要开个头炮！”

王德康說：“开就开吧！”

于是，阶级斗争的烈火燃烧起来了，紅安又焕发着革命的紅色光焰。

土改胜利，田地回了老家。方和明家里也分到了好几亩田。一个新的問題摆到方和明面前了。

他是十九岁参加革命的。九岁就給地主扛长工，因为年岁小，那时是专給地主放牛。农事上一些主要的活路，象犁田罗、插秧罗，都沒有做过。怎么办呢？从头学起！

方和明的父亲是个种田的好手，不幸得了重病，眼睛也瞎了。分田的第二天，方和明把老父亲扶到自己田里，坐在田埂上。他对着老父亲的耳朵說：

“爷！这田如今是我們的了。我今天扶您来走走，請您把

犁田的技术傳授給我!”

老父亲听了这番話，眼眶里装滿了泪水。用手摸着田埂子，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手摸着土地走回来。

方和明在父亲的指点下，开始犁田了。犁了一陣，就扶着老父亲走攏来，讓他用手摸一摸犁沟，檢查一番，然后指点方和明怎样改正缺点。不到一年的工夫，方和明就变成了一个做庄稼的能手。

土改的第二年，方和明就倡議成立了一个互助組。秋天的时候，互助組丰收了，家家户户都增加了收入。邻壩陈家崗住了八户人家，看到互助組的好处，就相約来到方和明家里，要求参加进来。

这天，在方和明家里开了个会。在方和明的提議下，成立了一个低級合作社。第二天，方和明到下畝去，碰見了王德康。王德康笑着說：

“和明！听說你們成立了合作社？”

方和明看他笑得特別，問道：“怎么样？”

王德康說：“陈家崗是这一帶出名的落后壩子。八户人家就象八个国家，总是团結不攏来。大家常說：‘要是陈家崗合作化了，全国也就合作化了！’你要多多小心哩！”

方和明說：“依靠群众办事情，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可是，他怎么也沒料到，就在麦熟的时候，社里起了一場风波。

割麦子了！方和明領着侄儿，割了一捆又一捆。社員們也都埋头干着。这时，从陈家崗壩里冲出一群妇女，拿着扁